

困學紀聞

十三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漢河渠攷

羨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于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謀用綴軼遺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瀆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金隄河隄在

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

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王尊

四百四

紀聞卷十六

泉

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

注鉅野通淮泗郇居河北郇音輸後漢注音俞

東郡頓丘縣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滄棧

州之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

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

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開德

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

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郇縣通典郇故城在

德州平原縣西南大名府夏津縣本郇縣程氏曰周時河徙於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括

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

決河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

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

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

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

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

二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

省入清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至千乘

五十八

紀開卷十六

子

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

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砥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

於此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

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

犢河東北至菑入屯氏河

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菑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

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禹貢九河既道

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

曰簡絮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

為徒駭池許商云在滄州清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

也馬河覆鬴州通典在德胡蘇寰宇記在滄州簡絮地

記在鈎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鬲津寰宇記在樂

入在鬲縣與地記在無棣太史所不知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

人遂得其六歐陽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

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

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

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為淪

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絲隄無禹隄絲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

已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唐慈州西注呂氏春秋曰龍門

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河水又南過皮氏縣中

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也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

府龍西又南出龍門口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

口慎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迅也潘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城北

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

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此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

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

雷萬通典絳州龍門縣今屬河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

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

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

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後其中下流水

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

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踈分亦謂之三

門山伊闕碣石見前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時平帝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

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南府河陰縣漢滎陽屬

孟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葭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

命王景脩渠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砥礪溪口是也水經

章帝建初三年罷虜沱石曰河

虜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

海鄧訓治虜陀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漢苦陞縣今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栗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紫委若羊腸焉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

石曰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虛

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泮水出其西北陬弱水

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

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宋文公曰二書

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

東北流見輿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四百七十六

紀聞卷十六

五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

支渠搜西戎即叙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

賜支續漢書河關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

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

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深并千

百離騷遭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法秦以一夫力

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除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

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

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無并買賣以盡人力
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
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
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揚炎疾浮戶之
弊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
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
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
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
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
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
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
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
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武帝
時買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無
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

公羊傳注

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

作輅田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輅田

輅與爰同易也

食貨志歲

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無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爲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

三三十一

紀開卷十六

八

祥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無并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正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陸贄論無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

租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

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

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

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

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

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

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

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

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後皆弊

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
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
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
皆為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
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
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
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攷

漢

渭渠

紀開卷十七

十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
內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
山至河中間隔灞澇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
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斜水通渭在京兆

府武功縣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治零陵桂陽嶠道

東治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州桂陽郡臘嶺州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名沮水發源於此下辨縣漢

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續志下辨東三

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翻使人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

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鳳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

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通

紀聞卷十六

十一

福

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

晉

澮清水楊口

漢地理志澮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魯陽汝州

陵故城在蔡州育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酈故城在酈通典

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荊州刺史開揚口達巴陵徑

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千金竭

永嘉元年脩千金竭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

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為塢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塢塢是都水使水歷塢東注謂之千金渠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塘決千金塢以灌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六興城潼關

蒲州河中府汴州開封府黎陽州今濬州汾州唐為州晉州平陽府萬

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隋紀辛霸水觀漕渠潼

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

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

紀聞卷十六

砥柱

陝州硤石縣今陝縣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

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

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

宗勅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邳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

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

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與蕞同渠也

隋志在汝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闕注

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

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

水經苑中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

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左傳吳城邠溝通江淮注云於

邠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邠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

百五十里

唐

先開卷一六

十三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監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

沂河而入渭三門山見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

年置領河陰倉會昌三年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

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

太原倉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

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名為含劉晏移書

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李

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砥柱之險九城志陝州

集津

澶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涇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澹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會要自華陰永豐倉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長扶風郡鳳翔府白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川郡洋州漢陸運至上洋汴水堙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

元梁州興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

十四

紀聞卷十六

十四

五

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過河

入汴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

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李勉治蔡

饋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九域志祥符建隆元年浚蔡河

設斗門二年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應陳潁達

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

改閔河為惠民河與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

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潁潑

揚州揚子縣今屬真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潑水唐志陳州潑水縣今改商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汴水壩橋前見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

門自滎陽繫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壕入以京索河為

源禹貢之荷澤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貫京師無閘水消水湫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

水自為一支由潁壽入淮揚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
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宗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
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
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
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
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紀聞卷十一

十六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
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
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
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
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關里背洙泗牆南北
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餘
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
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
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
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礮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在衡梅福以為宜劉向說

上宜興辟廱設庠序未作而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七

紀開卷十六

十一

序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兗州瑕丘縣後漢孔僖傳

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復封

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

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

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

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於中行大射禮永平四年

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雍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

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闌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

梅福曰公仲尼之廟不出闌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

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

始詔國子學立廟正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北宮白

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年立

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

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

靈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緒五年幸太學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

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二十七

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

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

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正

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

爲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罷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
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爲衍聖公今世罷後
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正觀二年升孔子爲
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爲
文宣王宋祥符元年辛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玄聖文宣王五
年改謚至聖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因學紀聞卷之十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文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

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

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際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

蕙招菟轉蕙記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

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為麋

紀聞卷十七

蕪一名江離

考蕪藁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藁本頗師古曰郭璞云

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

藥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

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

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為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玄淵

淮南子作輪螺人唐畧蛤子名淵楚人唐

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

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虔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

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誡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誡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寐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

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督勲勞

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

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考異謂秦

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

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勾卒

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

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

四百十一

紀聞卷十七

三

上

為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

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兩師韓文公訟風伯蓋

本於此

送窮文小點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為大

點小點為大癡

歐陽生衷辭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

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

黃介翰良能為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禪

為非而韓以封秦
山鏤玉牒勸憲宗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

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為裴令公舉裴

冕表邵說作冕大曆四年薨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

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

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

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

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

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

五石

紀聞卷十七

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

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

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荅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

多矣

荅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奠也艾軒策問以為

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

饒娥碑按魏仲兕大曆間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

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

運皆奇作也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及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

執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

文公緒言也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序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

四五七

紀聞卷十七

五

子才

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

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頽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頽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頽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憇之家久記玄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

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

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兩與歲數

庾信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傲其

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羨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卓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慝讒亂貪黷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達人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擊仲氏任呂太史鈞臺記姓是州曰巖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壘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鳥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
本於唐呂向上疏鳴鳥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由小棊大
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
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
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吳妻崔氏
言笑不聞于隣見柳子厚文荆公爲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
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宋元憲
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

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慈湖謂
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
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
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
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
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
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表有表詔當載于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
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
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

纂脩事始之後

乃太宗脩三太平廣記五百其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盖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庵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

四十七

紀聞卷十七

王

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盖謂秦檜顥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盖誤

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操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

范滂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

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多非之

此顏之推所謂診癘符也正論力反揚綰有論著未始示人可以

為法易曰白賁无咎

崔駰西廵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

紀聞卷十七

九

字

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

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

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傲舟云越子滕行吳君忽晉宣尸

居魏臣急白公厲劒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傲漢書

蒯通等傳贊唐書蒯臣傳贊亦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

文如駕理維當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

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

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

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張文潛荅李推官書可以參觀

此文鑑取此二書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

夷門在大梁

用樂

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

之異

出淮南子杜門戶齋杜

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

疾侍老也跖躄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

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

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

厨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凡開卷十七

十

繫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

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

高顯爾是亦仁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竄求而易足惟此身

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

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

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

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

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

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比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